



文：孫以蒼
圖：呂坤和

大清咸豐年間，淡水有名家聲譽卓著的貿易商名叫順大行。老闆邱長泰精明幹練，生財有道，他蒐集台灣的特產蔗糖、皮革、樟腦等運銷內地，再採購綢緞、布疋、瓷器、建材等貨物運回台灣。生意做得很大，在北部商號頗富盛名。

邱長泰只有有一個兒子，名叫貴生。自幼和基隆富商游松茂的女兒翠紋訂親。這游翠紋生得千嬌百媚，萬種風流，比畫中美的美人兒還美。十八歲過門嫁到邱家，小倆口如膠似漆，恩愛非凡。

不久邱長泰夫婦相繼物故，偌大產業便由貴生承接。可惜翠紋不善理家，但她陪嫁的丫頭阿珠却十分能幹，因此家中一切庶務，統由阿珠經手料理，而且處處得井然有序，內外貼服。貴生捨不得把她嫁出去，於是徵得翠紋的同意後，納為小星，大享齊人之福，整天沉湎在溫柔鄉中。

忠心的賬房詹有春，見貴生天天嬉遊不理店務，於是建議道：「少東家，廈門、福州等處有許多該收的賬，早該去收了。行裏也該進貨了。少東家是可不是可以走一趟呢？」

貴生一想既已親自當家，總不能百事不理光吃喝玩樂。於是答應一聲即日覓船上道。臨動身那天，翠紋親自送丈夫到碼頭，囑咐又囑咐，叮嚀再叮嚀，叫丈夫早去早回，那種難捨難分的場面，真教人既妒羨又鼻酸。

當時交通不便，貴生去了一年，仍未回轉。翠紋獨守空閨，好不寂寞。她每天到行裏打聽丈夫的消息，有一次，一位從福州來的客戶宋宇秋，正在順大行洽談生意，見了翠紋不禁目瞪口呆！心想世上竟有如此美麗的女子，若能與她結為夫婦，誠不虛此生。回到客棧探問一下，才知她正是順大行的老闆娘。

宋宇秋左思右想終於心生一計，當即備了份豐厚的禮物——錦緞一疋，銀鐲一副，珠花四朵，耳環一雙，專程去見媒婆王三嫂。王三嫂見了如此貴重的禮品樂得笑顏逐開。假意的推辭道：「宋大少，這麼貴重的禮，老婆子可不敢收啊！」

「三嫂，小意思。我是有件事相託，收下才好說話。如果事情辦成了，兄弟我不吝吝千金。」宋宇秋慷慨的說。

「宋大少，是看中了那家姑娘了？」王三嫂問。

等宋宇秋說出目的。王三嫂咋舌吃驚的道：「大少，這可不成。人家是有夫之婦，況且邱家有的是錢，難。我替你另想物色如何？」

「不！」宋宇秋斬金截鐵的拒絕道：「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，別個人我都看不上。喏！」說到這又取出紋銀十兩放在茶几上。繼續道：「這點錢你先拿去用，不夠隨時找我。事情務必幫忙。」

躊躇了不下，王三嫂道：「大少，讓我先試試，成不成我可沒把握。事情得慢慢來急不得。」

宋宇秋辭謝而出，王三嫂立即到邱家串門子。彼此均是街坊，自然認識。憑舌燦蓮花的一張嘴，跑了几次，已和翠紋成了莫逆之交。套上了交情，王三嫂便試探性的和翠紋大談歡場。



小倆口如膠似漆，恩愛異常。



王嫂咋舌吃驚的道：「宋大少，這事難。老婆子替你另想法子，如何？」

風月，床第第秘辛。這得翠紋春心盪漾，面紅心跳。察言觀色，王三嫂已知有了初步的進展。

此後她經常留宿邱府和翠紋同榻而眠。阿珠見狀規勸翠紋道：「小姐，三姑六婆乃淫亂之媒。這王三嫂滿口髒話，依我看還是少接近的好。」

翠紋不悅道：「怎麼，你倒教訓起我來了。」接着把阿珠狠狠罵了一頓。

王三嫂知道了此事，便在一旁加油添醋的挑唆，說阿珠自恃能幹，根本沒把你翠紋放在眼裏。翠紋一氣之下便把阿珠攆到萬里看莊子去了。

阿珠一走，王三嫂更肆無忌憚了。晚上她偷偷地將宋宇秋帶入邱府，然後王三嫂悄悄溜走，讓宋宇秋得逞，和翠紋發生了關係。

事畢，翠紋羞愧的問道：「冤家，你究竟是誰？敢來敗壞奴家的名節？」

宋宇秋溫存的自我介紹一番，自此二人經常幽會。然天不假年，無不散的筵席，三個月後，宋宇秋要回福州去了。翠紋聞訊淚下如雨，又不便相送，於是褪下腕上的玉鐲贈予情夫當作紀念。宋宇秋收下後表示見物如見人。（未完·下期續）